



桐溪集 先生文



共四

~ 16  
2422  
3





和  
2422  
4-3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甲寅封事

以弼善遠付司直  
時二月二十日

伏以嗚呼以 殿下仁聖之德不幸遭人倫之變

欲盡其處之之道而終不得自由未免假手改見

於鹿悍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矣乎今之

論議之罪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奇貨也其言

固不為無理而試以濟王竑之事援而比之則亦

有說焉濟王初為皇太子見嫉於奸臣退處藩邦

未幾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事之不濟旋有討平之功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昔禍本莫竝者也兇賊竒貨亦莫如竝也彌遠陰謀殺之可謂衛社之忠而時人寬其死後世甚其殺者何歟觀夫真德秀之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真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其言之痛切如此者誠以竝之迹雖或去去而其心本無可疑故原其情而雪其冤仍請追封立後古之

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愆告戒而勸導之者為如何哉今璣一王子耳心迹與此懸殊只出賊招未嘗有擁立之迹矣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乎如使德秀之輩立乎本朝則其不肯請殺也明矣恭惟 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體先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全安之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百僚盈庭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春凡幾何日月而惻念難遏俞音終闕嗚呼 殿下之於璣豈不知其

終不相容也然而留皆引日愈久而愈拒者豈不以  
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况於幼稚之弟豈合遽  
施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  
為之處亦非晚也 聖意所在灼然可知而推鞠  
諸臣經年八侍無一言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善為  
雷同無一人愛君以德其視君德之得失不啻若  
越瘠之秦視噫 殿下之勢可謂孤立而無助矣  
尤可痛者 殿下待之以不死而鄭沆待之以死  
朝廷論之以其法而鄭沆迫之使死使 殿下不

能如大舜之處象而未免為漢唐以下人君處置  
未盡合理之歸焉噫殺人者死國法甚嚴殺凡人  
無辜且罔赦况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愚以為不  
斬鄭沆恐 殿下無面目入於 先王廟廷也嗚  
呼既往之處雖不可諫將來之美猶或可追生不  
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昔宋太宗之於廷  
義既致之死而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真宗之於元  
佐只誅首謀而起封於久廢之中此盛德事也仁  
人之於弟也不嚴怒焉不宿怨焉况 殿下之於

璣既無可藏之怒焉有可宿之怨乎其死之寬路  
 人猶悲况 聖上哀痛之懷當復何如近日玉候  
 之靡寧臣知其出於哀傷之過也臣愚以為宜  
 命有司追復未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  
 之 教使四方臣庶曉然知 殿下至誠友愛之  
 本心則上可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下可以解萬  
 民視聽之惑而傳之後世亦將有辭今日清明之  
 朝必無章墜之繳詔 殿下何憚而莫之為也抑  
 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不得不盡其說焉

善乎宋臣韓琦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  
 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 大妃  
 雖或不慈於 殿下殿下安得不盡孝於 大妃  
 乎况璣已死矣復何疑間之有哉願繼自今斥絕  
 諛邪之言杜塞交構之路如有奸細之徒敢以不  
 好語及於 大妃即付有司論以重律 殿下亦  
 宜恭為子職不廢問安之禮無怠視膳之誠務得  
 大妃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掩  
 前失而明新化乎雖然為此有道遠倭人而已嗚

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之哉設有當誅之罪如管蔡可廢之惡如呂武為言官者所當先議同僚次通他司上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論議歸一然後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頃者鄭造尹認丁好寬等首發廢妃殺弟之議而不議於同僚不通於他司不告於大臣不詢於諸宰而竊發於寃席之上遽暴於避嫌之中曾不若論一守令劾一庶官之猶或持難此其心不難知矣蓋自近年以來傳門一聞勲名太濫貪功樂禍之徒接踵而起

至以吾君之至親為自己富貴之餌比如逐數者擠人獨走冀得先殺之功噫為人臣子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為殿下欲全母子之恩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諛說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臣本以孤遠之蹤猥荷聖明之知既叅勲盟又廁清班自料材力無他報效惟將勿欺犯三字為平生事君之節竊自附於莫如我敬王之義矣方當大論之叢或在罷散或以疾病一未隨叅於百僚之後日者人言罔極目

以護逆必欲置之死地臣自念職非言責堂有老  
 母與其徒死於謗鋒曷若一言而死於雷霆之下  
 戮力疾就連一啓乃退思懷尺疏仰叫 閭闔庶  
 幾暴微臣之志而補 衮職之闕構思未就以至  
 今日不及抹正之罪臣實有之請殺無辜之罪臣  
 亦難免伏願 殿下先正臣之罪以彰其不忠臣  
 雖萬殞不敢怨悔臣無任激切戰兢之至謹昧死  
 以 聞 疏入光海大憑震電切責政院勸罷捧疏  
 承旨於是三司并論以削奪絕魚安置光  
 海猶怒其罰輕請責三司峻於是直請拿鞠公三  
 月就獄六月光海親鞠秋再招仍命安置大靜

獨啓

辛亥右正言時光海居昌德宮未幾感妖  
 淫讐史說便欲還貞陵宮公獨啓爭之

臣本以無狀冒忝言地近日合 啓之辭非一人  
 之論也乃三司之論也非三司之論也乃舉朝之  
 論也非舉朝之論也乃一國公共之論也而自  
 上一向牢拒久闕 俞音此由臣告 君之辭未  
 達格 君之誠未至使 聖上未免有拒諫之失  
 臣之罪戾萬死難宥臣非不知求得其言則去之  
 之義而猶且嗷嗷不已者誠以愛 君之誠猶不  
 能自己不得不盡其說焉今日 問安之行在人

子所不可已之事而下民喧傳此必仍留不還之意也臣聞之初不暇怪之而付之一笑矣及見禮曹啓辭慈殿之永移雖曰只隔一月而王世子祇送之禮揆之情理未為不可而自上命止之常時舉動非係緊重則別無隨駕之例而自上特命隨駕臣始不能無惑曰小民喧傳之說必是此等語傳播也雖然豈有是哉三司論之大臣諍之不有公議抑而行之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豈我聖上之德而創造無前之事

乎臣之疑萬不一及於此而不根之說濫及於是是亦不幸之甚者也以下民至愚之心而敢測聖上淵默之衷是孰使之然哉臣之愚意以為捨橋乘舡似不是固爭之事而古人猶且欲以頸血濺地况今茲之舉關國家盛衰係民心離合官以諫為名者其可不爭之以死而苟焉塞責而已乎設或不幸今日仍留慶運之說果符於下民之臆度則臣當攀輦血頭牽裾泣諫死於國門之外是臣之意也而昨見憲府及同僚簡通欲於今日



停啓至於再三通論而臣之偏滯之性不能變通苟同致令憲府先有避嫌之議臣不可強執已見覲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於是兩司相繼避嫌

大司憲趙挺掌令尹重三

朴顯賢持平朴昇吉大司諫李好信司諫鄭崑左正言李景顏玉堂處置兩司并

命出仕 答曰依啓鄭蘊適差

備忘記今此遷移之舉實出於不得已也歲末永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而前正言鄭蘊乃敢以無理不根之說瀆擾於舉動之日其不識事

體終恣無忌之狀極為駭愕不可仍在後班為先補外事言于該曹仍傳曰臺諫為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論所當擇差而近來銓曹唯循私情苟充備擬極為寒心况此鄭蘊予不知何許人觀其啓辭則不過一浮妄喜事之人也以如此之人薦用於言官以致生事朝廷極痛駭吏曹堂上推考色即廳先罷後推各別擇擬事言于吏曹傳曰鏡城判官李竣遞差前正言鄭蘊差送

癸亥辭疏

反正初以獻納承  
石在途旋除司諫

伏以臣千里去國十載窮囚魑魅之與居魍魎以  
為隣自分為瘴海之鬼不意 宗社默佑 聖人  
有作九五龍飛萬物咸覩如臣無狀亦被清選旬  
月之間受 恩重疊聞 命以來驚惶殞越將信  
將疑如夢如醒歸見老母老母執手而泣曰微我  
新上之德吾母子豈有重逢之理哉臣亦感泣  
嗚咽不能為之情思欲竭心肝鞭駑鈍陳力就列  
報效 聖恩於萬分有一之地而抑臣之難仕之

狀有一不堪一不忍又有二不敢者不得不略暴  
於 天日之下伏惟 殿下試垂憐焉臣自少受  
氣虛弱慢膚多汗一自投荒之後瘴毒為祟濕痰  
交攻喘促氣急喉中常有禽鳥之聲下部蹇澁疼  
痛無時尋常坐立必須人扶者十年于茲忽承  
恩命始出柙門而精神昏憤行步艱難欲前還却  
將起復僵寸寸前進得達鄉曲衰髮醜貌兄弟不  
識踴跚匍匐親舊共憐雖緣 恩命罔極扶曳來  
謝而晨昏供職奔走就班則斷無望矣此臣之一

不堪也臣母今年八十有六癸丑之冬臣以弼善趨朝曰  
而請去母二相別一有一年今茲之來臣母牽臣  
裾不欲相離泣且言曰吾之命盡不朝則夕汝何  
往乎臣以稽謝 恩命又有罪責反覆曉喻則臣  
母始解裾曰計汝往還當不出數十餘日吾當倚  
閭而望汝臣聞言揮淚謹唯以退臣竊念事君  
日長事親日短使臣貪戀 恩寵徘徊顧望不得  
為終孝之子而辜負老母之望則 殿下何取於  
不孝之人而汙辱名器乎此臣之一不忍也往在

戊申鄭仁弘陳疏攻柳永慶曰有竄諂之 命臣  
於其時為仁弘伸救而言及永慶矣至于今日永  
慶復其官爵已為無罪之人臣雖欲強顏後仕其  
於物議何哉臣之所不敢者一也臣於仁弘雖無  
執卷受業之事而師生之分則定已久矣自癸丑  
以後論議之顛錯如出別人之手臣亦恠之恥有  
師生之名而此皆八十耄荒之後也近則沔縈滄  
澮之徒縱吏嫁禍遠則甬瞻纘男之輩愚弄媒孽  
昏耄見欺之狀豈不可哀乎記曰悼與耄雖有罪

不加刑焉仁弘之罪雖在罔赦而至於施之極刑  
緣坐籍沒之律與甬贍續男輩一體施行則非但  
有違於古經毋乃或傷於 聖上新服之初務從  
寬典之盛德乎師生以義合不可則絕而人之指  
目者必以臣為仁弘之門生臣雖欲強顏立朝其  
於物議何哉臣之所不敢者二也臣之難進之勢  
如右所陳而啣 恩感激不敢守量而後入之戒  
伏願 天地父母特垂生成之 恩鑄削臣之職  
名許令歸養老母則殞結之報當在終孝之後伏

願 聖明垂憐採施焉

答曰省疏具悉爾恩爾奉母還京養親之暇兼察  
職事於孝亦為至矣勿辭察職

啓辭 癸亥司諫時

臣伏見廢東宮掘土逃出之變言亦寒心以獨夫  
之身居難保之地自處雖盡其道猶有不得違者  
况孽自己作變出無前則為 宗社計者固當請  
討之不暇而臣之愚意以為補導 君德終始令  
聞亦是臣子職分廢朝骨肉之變誠如 聖教人

心之叛天命之絕職競由此今日之事與此雖異  
其於 聖德之損益豈無所關重乎 殿下當初  
處之之道既已由盡無憾則可不思所以善終之  
方而為萬世帝王之懿範乎臣敢承收議之 命  
將欲略陳所見而兩司多官以為臺諫不可收議  
當以合司論 啓云將 啓之時臣又執此有異  
同之言而緣日暮遑遽未免隨叅及見 聖批愚  
衷自激不能堅執初見幾誤 聖德之罪大矣請  
命罷斥臣職

甲子啓辭 大司諫時

臣之愚見略陳於榻前而 天威咫尺辭不達意  
不得不演其說焉臣親承 聖教感淚自零有  
君如此而不能將順其美乎前車既覆後車不戒  
試以前後較之第與叔執重孰輕永昌之蒙無知  
識而出於賊口仁城之迹無形似而出於賊招孰  
寃孰不寃乎曩時之請殺永昌今日之請罪仁城  
果孰是孰非乎若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迹之虛實  
而一以賊招而已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歲仁城

雖除豈無二成

先王之子噫盡之矣若然則倫

紀之素孰與曩時君德之失孰與曩時倫紀明則

宗社安君德得則宗社安不然而敗倫失德則

宗社危亡可立而待臣實未知三司所謂為宗

社大計者何謂耶殷鑑不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

雖有昏亂之政而不殺同氣不廢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以此觀

之三司之請適之以為奸人藉口之資而非宗

社長遠之計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前可不懼

我臣之愚心斷斷無他只欲納吾君於堯舜之

域而竊自附於愛君以德之義矣今日合司臣

直陳所見而人微言賤不能取信臣何敢自是守

株之見強顏仍冒乎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卿忠懇之言予甚嘉悅卿其勿辭

乞還歸觀疏

丙寅都承旨時

伏以臣忝帶副提調之名隨叅議藥治將五十日

而議藥未方終致君父終天之痛罪合萬死方

竢斧鉞之加而聖度天大反推老老之仁北

箇黃柑送遺老母之 教丁寧息惻有非負罪之  
臣所堪承當跪捧感悚有淚自零臣違離母側今  
已四箇月矣歲換時移尚未歸覲臣之思母有不  
足說而竊恐母之念子不忘轉成疾病也臣母年  
齡不但日迫西山而已朝難慮夕今不保明每一  
念及方寸自亂而此時呈告非分義所安故憂懼  
度日日已多矣頃者伏承頻往之 教知 殿下  
必不以犯分為罪而第念產室已排當有問安之  
規 禮葬當前必有執掌之務若帶職而往如前

之為則非但臣心不安該房職事難以代行此臣  
之所以必欲解職而歸者也仍竊思惟臣之無狀  
過蒙 恩眷前後寵擢之隆出於臣僚之右非臣  
糜粉所堪報效今若以退去自外不以舍蓄之情  
暴露於 殿陛之下則臣罪當誅嗚呼國家設大  
臣臺諫之官者將以何為也當大事而濟可否決  
大議而爭是非要使君無過失事無遺闕而措國  
家於泰山之安者此其設置之本意也古之人喻  
之於股肱目之以耳目者夫豈偶然哉近日大臣

之所論臺諫之所諍無非考經據禮欲重宗統正名分而納吾君於大中至正之地也其言非不正矣其意非不切矣而殿下一向牢拒訑訑之色邁邁之教不啻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元老辭退不復干與於國事左右兩揆皆懷乞遯之意臺閣一空百僚廢衙章布失色皆思納履臣愚不知此何等氣象也夫喪不可無主主不可錯立今茲之喪非絞原誰主乎殿下之不當主義理甚明人人得以知之况以殿下之明達而有所疑乎

特以蔽於私情不能克將去又不能不動於頃日迂曲之橫議必欲排抑正論直行己志噫此豈平日所望於聖明者哉有大臣而不用其計則是無大臣也者臺諫而不從其言則是無臺諫也元者股肱不為一體支體耳目故而為二古今天下安有無股肱耳目而可以為人無大臣臺諫而可以為國者乎臣恐殿下之國事自此將日非矣臣職忝喉舌之長不能匡救君失使貽惑於當時取譏於後世退歸田里將何顏見父老而對朋



儕乎以私以公夾難在職伏願 聖明亟命鑄削  
職名使得安心歸養則臣雖不能為正 君之臣  
亦末夫為終孝之子矣臣無任瞻天望 聖息祝  
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遞疏 丙寅二月初一日在行山

伏以臣私情所迫公議有所不顧當此 聖上哀  
疚之日冒陳辭章罪當萬死而 聖度包荒不以  
為罪反給 恩由繼以有便蕃之 賜前後稠疊  
臣是何人獲此異數跪捧拜稽感悽交集將不知

死所矣臣於年前七月叨受本職八月晦前呈告  
南還十月之中始得趨 朝其間曠職殆將數月  
物議譁然深以為非今茲之行雖刻期往來動經  
旬月喉舌之地非如閑曹慢職一日不可曠况至  
於旬月之久乎不但此也 產室之排久矣醫官  
直宿自近日始則三提調問安之禮次第當舉而  
都提調方在呈告中提調以看山奔走臣又遠行  
勢將廢禮臣子分義其何安乎伏願 聖明亟命  
鑄改臣職俾免久妨賢路之請則公私幸甚幸甚

仍竊思惟臣之驚劣最居群臣之下而數年以來  
 寵擢之隆眷顧之重迥出群臣之上反覆思之不  
 得其說抑無乃頃年狂妄之言偶契於好譽之  
 衷而適為廢獎耶若然則臣何憚而不盡狂妄之  
 言以為酬 恩固寵之地乎近日 國家之事  
 殿下以為何如也元老去位已依山野之人左右  
 兩揆皆懷辭退之志臺諫氣沮百僚體解士夫相  
 逢復有憂愁之色閭巷竊言妄有忤度之地臣愚  
 不知此何等氣象也 殿下之心臣竊矚之詳矣

皇皇鉅制之中思所以自盡之道不自覺其非禮  
 之禮非所以尊親過制之制非所以盡孝也 殿  
 下之心既動於初年廷恠之論又惑於今日設橫  
 之議而獨不念夫逆耳之言乃吾藥石順旨之語  
 適所以為痊疾也耶是以方寸之地本有清明之  
 主而旋為私情所蔽用中之 聰或不能不屈於  
 公議而反為私議所棄 教令之間半是半非施  
 措之際若真若偽臣請有以明其然也 殿下於  
 初日大臣之請既降三年之制而又服杖替此果

為三年之制乎其真為暮服乎 答大臣之啓曰  
 歷於宗統難於主喪而繼之曰令甫攝行此果為  
 不主喪乎其真為主喪乎 答玉堂之劄曰既已  
 允從而又 答禮曹之啓曰依前教攝行此果為  
 允從乎其真為不允從乎 答領相之劄頌 亦  
 悔悟之端至以隨事匡掇為 教而杖未嘗去也  
 喪未嘗不主也未聞有一非禮之罷一過制之章  
 則此果為待大臣以誠乎其真為不以誠乎九若  
 此類不一而足是非並行公私角立噫此豈 殿

下平日勤學好問講明天理人欲之效耶既往之失  
 雖不可諫將來應行之禮不可不急急講定如掇  
 焚拯溺然後人心服國是定大臣安其位臺諫得  
 其職矣嗚呼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也臺諫者  
 殿下之耳目也今也元首股肱不為一體支體耳目豈  
 而為二古今天下豈有無股肱耳目而可以為人  
 無大臣臺諫而可以為國者乎臣職忝近密之長  
 所當隨事掇正而第以廷議方張臺論日峻日月  
 之更匪朝則夕何必以已陳之言並瀆於 宸皇

之中也構思未草隱默隨行今當辭退之日益切  
惓惓之忠回望終南戀淚自傾殘燈旅館夢魂亦  
憊推枕起坐以心語口曰大臣惟思奉身而退臺  
諫徒以引避為事畢竟不能正厥事使吾君未  
免遺憾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則臣亦與有罪焉歸  
見父老何以為辭茲將肝血仰瀆宸聰庶幾之  
改准日望之臣無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  
謹昧死以聞

卿勿控辭須速往來事有旨

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勢難從仕之狀前已略陳不必每每煩瀆  
而情理所迫不免更有所哀籲臣罪萬死臣母年  
齡過此一月則八十有九使臣少有三年之愛則  
此果遠遊之時乎聖上屢以率母來京為教  
臣非木石豈不感泣而思所以副聖意乎第念  
九十之人雖於門庭咫尺之間尚且賴人扶持况  
望得達於六七百里之程乎此則事勢之決不能

者也一自離膝之後于今一朔有奇而安寧與否  
邈未聞知夜夢不吉則便生憂悵之心門外犬吠  
則不覺驚起而出危疑度日方才亂已久矣臣之  
此來只欲肅 息旋即乞遞而歸不幸都城洶擾  
流徙絡繹 朝著不靖呈告紛紛臣子分義不可  
告歸悶默隨行已幾一月幸而絡繹者還集紛紛  
者稍定西來邊報亦無緊急此臣所以私自喜幸而  
大聲疾呼者也不但此也臣學術空疎才識短淺  
進無補拾之益退無出納之當報薦毫絲謗積立

山蓋自前冬狂舌之莫捫至今唇齒紛拏稠廣之  
坐詬辱備至疏劄之中姓名屢出負此罪名而猶  
復覩廁於清班乎噫女無義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立朝見嫉古聞其語今始驗之臣年迫衰暮  
志氣摧頽蒼顏白髮無復世念其於宦情已如死  
灰豈敢以望秋蒲柳之質當鋒於名利之場而自  
取顛躓乎臣之志願惟在致其職事歸養田廬殺  
水盡歡以終餘年而已伏願 天地父母諒臣危  
迫之息憐臣狼狽之迹亟 命鑄削職名使得終

始保全則臣生當殞者死當結草抑有附獻之說請畢其愚焉庶孽許通廷議不一而大抵以為可行者過半矣以臣愚意知其必不可行也我國家二百年維持鞏固幾三而復興者徒以名分在也嫡孽之間尊卑之分天經地義不可撓紊三代之時行於家而不行於國者臣未之信也家齊而後國治則豈有獨行於家而不行於國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則孽子之不得其志者古亦然矣漢晉以來雖有通用之規而

王符周顛之外表表可稱者無幾焉則漢晉之君果得庶孽之輔而為漢晉乎我國之於中朝大小殊體內外異宜千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豈可一遵行乎 聖祖創制 神孫守法不替引之今幾百年而一朝無故欲壞之如之何其可也况近年以來許通之路未為不廣庶孽有文武之才者無不各占其科位至通顯者比比有之李珣之必待納粟之功而後許通者猶有愛禮存羊之意猶之可也今欲洞開而無防閑其意何居焉噫良女

而不更二夫者則其所生猶可通也至於賤娼之  
產游女之出不辨贏呂之姓者而皆許其通則仕  
路穢濁名分掃地其不為亂亡之歸者幾希矣孟  
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曰不思不忘  
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在鄉里時目見納粟之人為閫帥  
守令所侵皇皇奔走滿路號泣者多矣今接兩南  
兵使狀 啓皆有納粟人赴防之請噫此實為  
君父歛怨之道也蓋自壬癸兵興之後國儲蕩竭

供軍無策 宣祖大王大開募粟之路各道道主  
分遣差使負親到富民之家封閉其庫至於稍有  
礮石之儲者亦無不搜括而傾倒焉以此接濟天  
兵以此支供將士中興之功此其居多 朝廷不  
忘其功追給告身初非渠輩之所自願也厥後或  
遭凶歟募粟賑濟或因 詔使之行或曰官闕之  
役納銀納木其類亦多雖有可已不已之舉而民  
之納財則均有其功今也不惟不功其功又從而  
加之罰不問年歲老少業儒與否而一切驅而納

諸陷阱之中非徒渠輩之呼冤抱痛足以傷天地  
之和抑恐 國家失信之咎亦足以召灾沴之氣  
也 殿下曲察民情明見萬里不入軍簿者并不  
許抄擇大款 王言一款 王心瞻聆所及孰不  
感泣第以主兵之臣流涎久矣若不嚴立科條永  
閉其途則難乎其終免矣說者以為無已則有一  
馬每年收木各一匹以補軍國之用則民不甚怨  
而國有所補為此說者又無意見惟在 廟堂採  
而行之耳孔子去兵去食而不欲去信書曰可愛

匪君可畏匪民司馬光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  
依於民民依於信伏願 殿下惕念焉惟茲二者  
似非大段舉措而定名分收人心之機實不外此  
當今嘉謨格論畢陳於前臣不敢以泛辭陳言更  
瀆於後且念隨事論列亦不害為獻忠之規故今  
當辭退敢替芥曝臣不勝懇切屏營之至謹昧死  
以聞

斥和疏

丁卯三月以副司  
直赴亂江都

伏以嗚呼今日危亡之勢迫在呼吸之頃而 殿下之



所以應之者無一毫奮發剛厲之氣 廟堂之所  
以處之者有一向委靡苟且之計卒乃卑辭厚幣  
欲事醜虜噫 列聖二百年文物之邦其將使之  
為腥膻之區耶檀箕數千載衣冠之俗其將使之  
為左社之民耶 祖宗廟社其將置之何處 祖  
宗土地其將任其日蹙耶言之至此心割膽裂夫  
和之不可恃其來久矣金人之終始誤宋者此計  
也宋室之終始不競者此說也今也又以其餘謀  
故術欲試於我而我便墮其術中官俘虜之子遣

俘虜之族猶恐少拂其意而務悅其情冀退一步噫  
彼弘立者賣國投降為虜腹心無故而來侵父母之  
國屠戮我生民驚動我 宗社甚至於自稱五道都  
元帥倏然掛榜曉喻其為罪惡遠浮奴酋而陰伺  
鼻息以為晷刻偷安之地此三尺童子之所羞恥而  
堂堂千乘之國尚忍為之哉且彼虜之要和有二  
焉懸軍深入正犯兵忌安州之戰殺戮相當欲善  
其歸以此餌之一也不知我國之虛實或慮前頭  
復有如南以興之堅守力戰者欲怠我師以此誘

之二也均之二者皆是愚我之謀而我不覺悟統  
倖萬一不修戰守之備噫此豈皇天 祖宗所以何  
托之意一國臣民所嘗期待於 殿下者哉巨竊  
惟我國軍兵雖未必盡為精銳而其數則想不下十  
萬矣目今六路勤王之師幾盡雲集鄉兵義旅處  
處蜂起平安數城雖已陷沒黃海一路尚得完全  
使江原咸鏡之兵統出賊後黃海之卒橫衝其腹  
畿甸以下四道之軍把截臨津則彼虜前無所進  
退無所歸左右受兵勢分力弱隻輪不返之功庶

幾可圖而所患者惟 殿下無堅守之志 廟堂  
無擔當之人而已抑又有所不可曉者四大將所帶  
軍官其數過千而皆一國武士之選也既免西戍  
之苦又有饒養之 息而一朝臨亂任為私兵鞭  
軍炮手凡幾百千教養有素才藝精熟御虜之用  
莫過於此而稱以宿衛退處一隅嗚呼內固重也  
外固輕也而輕重之權隨時低昂今日之外果可謂  
輕乎今有人焉盜賊欲入其家窺伺門外而不閉  
其門任其攔入深藏其弓矢刀劍於閨內曰待其

掃蕩家財及閨而後用之云爾則 殿下以為智  
乎不智乎今之事勢與此相類臣竊怪之痛之所  
謂四大將如金瑬李貴書生也固難出征李曙積  
失人心將士必不用命惟申景禎名將家也世受  
國恩豈無敢死之心分鞭炮一半合兩將軍官付  
之景禎使守一處則軍情方鬱思欲一戰師直義  
壯何患不敵此只在 殿下一玉音之間何憚而  
莫之為也臣千里聞變未及扈 駕之列方當竢  
罪之不暇而忠憤所激敢進瞽說惟 殿下不以  
人而廢其言取進止

辭大司諫疏

丁卯十一月

伏以臣之才識最出群臣之下而數月之間受  
恩重疊銀臺清選薇垣重任謬加於無似之身是  
猶責眇者以能視墜跛者之能履臣誠惶惑憂察  
亦慄 國家不幸遂寢又起雖有不日討捕之功  
為臣子者義不可偃然退在雖無 召命尚且奔  
走之不暇况 召命至再乎臣非木石豈嘗全昧  
於臣子之分義又豈不懼夫屢度違慢之誅哉第

緣天道害盈鬼神忌滿偶然騎馬便致落傷左臂  
連項之骨違折突出今既累朔接續無期行步坐  
卧動相牽引或觸風寒或值陰雨呻痛之苦不減  
於初梳頭斂髮必待人手自初至今未嘗着網巾  
不得已著之則亦倩人手自分廢棄不齒人類雖  
欲蹣跚扶曳寸寸前進安有半邊不用之人而可  
廁周行乎不但此也臣之難進之狀又有二焉臣  
母年過此數月則九十一歲矣在法典內親年  
九十諸子歸養此指從軍者而言也從軍者尚且

許其歸養况於朝紳乎加以室母自今年秋末兩  
脚浮疼寒冷如冰若無血氣以此元氣日耗肌肉  
日銷常曰此吾終身疾也年深如此病痼如此臣  
雖欲貪戀 恩寵背母適君其於物議之鄙薄何  
哉此臣之難進者一也臣發言輕率處事顛錯一  
出一入動輒得謗前後跋疐不一而足倘微 殿  
下曲全之恩臣安得保有今日乎臣聞衆漚漂山  
積毀銷骨有子如曾參尚不能不投杼於三至之  
餘况 殿下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隨事吹毛不

止三至雖以 殿下之眷顧安能保其終始無撓  
乎臣犬馬之齒已至六旬衰朽之質只待八地之  
日何敢冒恥干進履虎尾而不想想乎此臣之難  
進者二也負此二難惟有一退杜門養親菽水盡  
歡晨昏之暇時理舊所讀增益其所不能以備異  
日驅策亦非晚也伏願 天地父母曲察情私  
特加矜恤亟 命鑄削職名使臣得安愚分不勝  
幸甚臣無任戰兢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累召不來予心缺然卿勿以毀

議介意從速上來以副予望且本職如是辭之  
今姑勉從

求言疏庚午

伏以臣之至愚極陋最居群臣之下數年以來  
寵擢殊常銀臺天曹無不濫則率以風憲之重謬  
加者再矣臣於前冬感激 恩命扶曳登程行至  
數日聞老母疾作顛倒馳還情勢雖然逋慢大矣  
席蒿私室日俟誅譴不意 聖度包荒不以為罪  
而又申前 恩臣誠惶悚無地自容夫準繩之司

紀綱之地自古難其選故鮑宣之再入胡廣之三  
登古人以為美談如臣萬不近似之人而一之謂  
謬其可再乎臣心亦以為怪莫知所以致之其於  
物議何哉况臣母今年九十有三以其年言之則  
不可不謂之少康而一日之內氣候不齊朝安而  
夕不調昨飯而今專廢保養之難甚於嬰兒氣息  
奄奄晷刻可虞使臣少有三年之愛其可一日而  
雖側乎不惟此也臣亦蒼顏白髮已迫遲暮兩耳  
蟬鳴雙眼花生精神昏憤行步蹣跚昨於甫恩

之時膝骭痿戰幾至顛仆再三息脚僅出國門如  
是而可能一日供職乎臣之難仕之狀種種如此  
此則 聖明之所已洞燭臣今來都下始見邸報  
聖上優老錫爵之命特出於老老之至情推是心  
以及臣母許臣歸養使得相依以終餘年則曠代  
雨露之恩亦及於臣母之身矣伏願 聖明矜  
察焉仍竊思惟臣既不能以身獻 殿下矣請以  
一言替獻而退焉臣在鄉之日因官家播告伏覩  
殿下求言之教讀未終篇感淚自零成湯六責蔑

或過之宋景三言風斯下矣 殿下之言及此宗  
社生民之福也臣方欲構思草疏以報 聖恩之  
萬一而新 命遠至未遑操筆只截肝血而來矣  
重入脩門咫尺五雲丹衷自激不能為心竊就  
聖教中刑獄失中四字而有以反覆焉臣聞刑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絲毫失中寃氣易生所以傷天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者多由於此也自 反正以  
後投諸四裔者不知其幾何也其中或有罪重而  
罰輕者亦不無罪輕而罰重者若不問其輕重一

坊驅而置諸魑魅之鄉不為辨別則咎矣罪重哀  
此輕者不亦寃乎臣謂罪人之多非國家之福也  
臣昔居海島中間謫居之後每於日出月生之時  
祝手再拜訴其無辜而冀其生還者比比有之此  
雖無知賤隸之所為而亦足以感傷和氣矣臣聞  
一夫扣心猶飛五月之霜匹婦含寃尚致三年之  
旱况環一國之中扣心而含寃者不止於一夫匹  
婦而已乎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詳查罪案其罪  
名之不至甚重者霽然䟽滌無所繫吝則未必不

為弭定之一助也嗚呼凡民無辜尚如此况先  
王鍾愛之子乎珙之無辜臣於其時榻前略陳之  
矣啓辭暫及之矣俯聆 天語仰窺 淵衷以為  
堅定而不可動矣曾未數日臣虎職南歸隔朝議  
如弱水實未知珙之有罪無罪當死與不當死而  
臣之愚意以為設使珙逆謀畢露猶當置之絕島  
待以不死則 殿下罪親親之義兩得而俱全  
之矣臣竊為 殿下惜之雖然死者已矣不可追  
也今其老妻稚兒尚在絕海之中其哀號之聲困

頓之狀可想於不言中矣夫以深宮廣廈之處而  
暴露於猛風毒霧之中紈綺之身而懸鶉不縫膏  
梁之口而糠粃不足幾何不至於無噍類也又聞  
其女子有年可許嫁者云 殿下終不收恤則  
先王遺體未免為海島氓隸之歸矣不亦憐痛之  
甚乎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失於下  
則天變應於上感應之理捷於影響 殿下所以  
待骨肉者如此則變異之生不足怪也詩曰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朱熹釋之曰文王之神在天一陟



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子孫蒙其福澤而  
奄有天下也春秋傳亦曰叔父陟降常在上帝之  
左右以佐事上帝夫豈茫昧難憑之事而聖人言  
之哉必有是理也以此言之 先王在天之靈豈  
不陟降於上帝之左右訴其寃而降之災乎夫雷  
震者上帝之怒氣也震太廟之木者 先王之怒  
色也帝與 先王所以示警於 殿下以為玉成  
之地者不啻若耳提而面命矣若不急急改圖求  
以解夫帝與 先王之譴怒則災異無時無而國

不得為國矣伏願 殿下亟下臣章議諸大臣特  
宥珙罪復其封爵老妻稚克速令出陸結廬於珙  
墓之下而不絕其香火其女子之可嫁者擇於士  
族以禮嫁焉至於長成之子或以為不可全釋則  
移置近島俾免寒餓之死則 先王之靈亦必慰  
悅於上而佐事上帝轉災為祥矣臣於上年夏承  
召詣闕竊以此事草成短疏呈諸故院故院以字  
行高低違格退送且曰自 上已有放釋其妻之  
命渠不忍離病子陳情仍留云臣始聞之深感

殿下寬宥之恩而又悲其不忍相維之意猶欲書  
進以效自牖之義遲延數日遽聞母病蒼皇下歸  
矣今茲之來職帶言責又值求言一札十行如日  
中天至以言雖不中亦不甬罪之 教誘之使言  
臣何憚而不盡乎伏願 聖明矜恕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劫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求言疏 癸酉

伏以知臣庸陋猥被 聖知既蒙 恩由來省境  
瑩又行 碩奠榮及泉壤臣雖麻米粉不足以報

聖德之萬一感激思奮強策疲病欲謝生死之感  
於 五雲之下而墓後垂畢身病轉劇下部不仁  
跬步難運遷延至今情禮俱闕罪戾山積無所容  
貸席藁待罪數月于茲而 聖度包荒嚴譴猶稽  
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臣之痼病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既傷於瘡癘之毒又憊於草土  
之中臂折左右膝寒冰鐵上而唯吻常枯下而溲  
溺頻數內自臟腑外至支體無一處不受病血氣  
已衰針藥無效雖使深居靜處收視斂聽而養其

病尚患死亡之難免况望千里觸寒十步九僵而善其歸哉臣之自知其罪而猶不能趨謝者其情誠可憐矣 殿下知臣之罪而尚無誅殛之命者蓋亦出於哀憐之至意也臣之職名雖閑冗而無帶同知 經筵實係重任不可一日曠闕而虛帶華銜退伏田野尤所不安於心而罪戾之難逭者也陳章辭遞一日為急而日竦賤疾少間庶幾以伸情事豈知病日益深而永斷趨 朝之望也伏願 聖慈曲察情私 命適同知 經筵及司贍

提調之任使垂死微臣得以安心調病奉命松楸之下千萬幸甚仍竊思惟臣既不能以身獻於殿下又無一言而枯死則不惟辜 殿下寵眷之恩抑臣之志願終負於冥冥之中而難瞑其目矣臣居在窮僻罕與外人接晚聞 正殿雷震之變驚惶咄咄將信將疑以心語口曰豈有 聖明如我君而有此無前可愕之變哉最晚伏覩 殿下求言之 教然後方知其實有是事而又自解曰有此無前之變而有此無前之 教豈不以天心

仁愛 殿下而王其成耶不然聽卑之天何忍以  
亂亡之灾降於 清明之世乎臣誠怪歎寢食不  
安欲以狂瞽之說仰副求言之 旨而顧念朝廷  
之上忠言嘉謨畢陳於前草野之中崇論宏議輻  
湊於上臣之迂說腐言已為白頭之豕何足以裨  
補絲毫是以躑躅而不敢發矣臣往在庚午以雷  
震之變應 旨盡言而物議汹汹臺館交攻請斬  
之劄不一再而止幸賴 殿下深察愚忠終始保  
全得有今日之誰之 恩臣於此時又效前愚妄

指某灾之為某事之應某變之為某政之失則在  
廷之臣必有前日之請而 殿下亦不免三至之  
投杼臣何故而更進忌諱之言自陷不測之地也  
且聞之道路 殿下欲舉應天之實以篤親親之  
義而輒為臺諫所沮遠地傳聞雖不可信而若果  
有之是臣之言猶見擯於今而前日之請不但已  
也臣何故而妄進無益之言自取顛覆之患哉嗚  
呼雷震之變古或有之而震 太廟之木震 正  
殿之柱者未有如今日之可驚可懼者天之示警言

夫豈徒然哉必有以也 聖教中十條皆足以召  
災致變而臣不暇逐條陳戒只就大本上為 殿  
下略陳焉臣聞漢臣董仲舒以正心為正朝廷百  
官萬民四方之本宋臣朱熹以君心為太子大臣  
綱維風俗民力軍政之本漢宋之君以其言為遠  
遠腐陳而不識其天下萬事萬物之無一不本於  
此心故治不古若而國勢日卑惜哉 殿下聖學  
高明本源澄正固無待於臣言而已盡出治事天  
之本矣然而雷震此何等變怪而疊見於數年之

間雖衰亂之國所未之嘗聞則無乃 殿下出治  
之本有未正事天之誠有未盡歟伏願 殿下試  
於燕間之中清明之時反求諸心曰吾之心正歟  
未正歟吾之意誠歟未誠歟正而誠則加勉若有  
未正未誠之事則益加兢惕其疾敬德務恢虛明  
之體鋤去偏邪之萌勿以 聖智而輕人言勿以  
私意而害公道使此心之體其明如鑑此心之用  
其平如衡則疵故消黷新化光輝雷震之變將化  
而為慶雲甘露之祥矣臣曾忝言地咫尺天威竊

問 殿下於聽納酬應之間或未能盡去偏私之  
累虛偽之失則是 殿下之心未能如鑑之明如  
衡之平矣夫方寸之中隱微之際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者或有查滓分寸之未明未平則其發於  
天譴者捷於響音影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孟子曰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臣亦曰 殿下欲弭天災盍  
反 殿下之本源哉臣學術踈荒未效格非之忠  
只據先儒之說以為垂盡之年獻忠之地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卿疏章心甚嘉尚所陳藥石之言當書紳  
惕念卿其勿辭煩速上來以副孤望

附 廟時封事 甲戌八月

伏以臣素以遐遠之蹤猥荷 聖明之知一年之  
中受 恩重疊身痛日痼違 命至三今茲之來  
非為供職只欲 肅謝而退不意 聖度含垢不  
加誅譴反被 寵擢移置近密之地責其出納之  
允臣誠惶感罔知彼處臣卿 恩鼓氣強策駕鈍

庶效夙夜之勞而千里扶曳氣力億竭四肢百骸  
無一不牽引疼痛僵卧私寓就職無期臣之情狀  
不亦感乎臣自念無他才力可以報效欲以一言  
為辭退之日獻忠之地不得不為 殿下畧陳之  
臣考之禮經稽諸前史今日八 廟之舉臣知其  
不能無 聖德之累也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  
謚先儒呂中曰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已爵當謚  
而作之是以已之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  
以敬其親也以此觀之 殿下追謚之事非至當

之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祔於 列聖之位恐非  
禮經之本意也漢宣帝追謚其所生父母曰悼考  
悼后而置園邑八廟則未之聞也哀帝詔共皇去  
之陶之號而立廟京師亦未聞有八廟之議也光  
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謚曷嘗有八廟  
之意乎先儒胡氏論之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  
武掃平禍亂奮然屈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  
衰朝尊崇漢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張  
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窻心之

譖未聞於當時失禮之議不庄於後世而宣哀過  
舉益明以此觀之三帝得失之跡皎然明甚而  
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乃欲為宣哀之所不為臣  
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此也至於宋朝歐陽修  
省發稱親之議而呂誨等目之以邪論至請下理  
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不亦嚴且截乎  
殿下孝思無窮聿追徽謚至誠格天又受 皇封  
別立廟宇享祀無別於宗廟 殿下尊親之事至  
矣顯親之意盡矣程子所謂雖當尊意於正統豈

得盡絕於私恩者 殿下既得之矣何必以過隆之  
禮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反卑之譏乎臣竊觀  
近日朝報 殿下常以補位之虛為慮此則大不  
然宣帝光武皆以孫而繼祖者也綱目不以不補  
其補有疑辭先儒以蔑有異等為義事豈不以帝  
王家事重在於正統而不以私恩干正位乎嗚呼  
殿下以為今日之國事果何如也三司耳目之官  
也而竄黜殆盡政院喉舌之地也而牢係有日大  
臣股肱之任也而棄之如遺正論者謂之浮議逢



迎者謂之正直是非顛倒邪正不分所謂忠嘉絕  
鄉音諛佞成風者不幸近之矣臣竊痛悶焉伏願  
殿下翻然覺悟斷然改轍遵禮經之至訓監前代  
之得失亟寢非禮之禮還收竄黜之命以慰臣  
民之望以為宗社之幸臣非不知言出禍至而  
年垂七十餘日無多寧言而死於雷霆之下不忍  
不言而負吾君也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昧死以聞

陵變疏 乙亥五月

伏以遐遠孤蹤痼病已極才無可用德無可稱空  
空然一腐物也 聖度含垢累加 寵擢置諫長  
之位欲聞狂率之言一章陳忠未蒙 允遷再單  
言病尚閔 俞音臣誠感激不知死所將何報效  
以補涓埃臣遠伏鄉廬弱水朝端今來都下得接  
邸報始知近來交象不佳物色驚疑殊非 聖世  
之事有同危亂之漸臣不敢知此誠何為者也曠  
君臣疑阻上下否塞未安之 教相望於朝報之  
中引避之辭不絕於臺閣之上人臣棟過不給何

暇盡耳目之責而直君德之失乎臣不敢知此誠  
何為者也臣請略陳其二而冀 殿下之無誅也  
嗚呼 兩陵頽圮之變其果天變之示警耶抑亦  
人事之不謹耶以為天變也則兩大臣 啓辭若  
是其明的非所疑也以為人事也則當初監董之  
官不謹封等之罪豈可尋常推考而止哉雖然若  
歸之於天變則猶有仁愛之天示警於人君而使  
之恐懼修省為 殿下玉成之地此則猶不見絕  
於天也若諉之於人事則其為變怪尤甚焉幾旬  
之內貴賤墳塋不知其幾千萬而未聞有因雨而  
虧頽者豈獨 兩陵之士俱損於一夜之雨乎或  
有一種之言 兩陵形制與他陵異易於虧損云  
為此言者其亦異矣國陵形制自有一定之規臣  
不敢知何人創此新規使之虧損之易耶臣愚以  
為創此規者為可罪也不然而為此一種之言榮  
惑 聖聽弭其恐懼修省之心而絕其轉災為祥  
之路則其為不祥孰甚焉臣愚以為為此說者亦  
可罪也今也不歸之天變不歸之人事而一向皆

皆無所歸宿則豈 殿下奉先思孝之道哉嗚呼  
火災與水災何異陵寢有火災則有哭望變服之  
禮今以水災之故而獨無變節者何歟臣聞晉宋  
真宗時榮王宮火近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  
火事王朝獨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  
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  
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也噫私宮之火與 先陵之  
水孰重孰輕罪已之詔與忽災之意孰是孰非古  
之大臣有待罪之章而今之大臣既已待罪旋即

為之辭古之大臣以有迹之火而歸於天譴今之  
大臣以無迹之水而視之尋常臣非有意於動撓  
大臣直據事理而論之耳臣聞吉凶不可以相雜  
聖人於是日哭則不歌誠以一日之內餘哀未盡  
故也况可哭而不哭不可歌而歌者乎 先陵之  
災非可哭之凶乎祔 廟之禮非可歌之慶乎歌  
哭同值吉凶相雜則當先哭而後歌先凶而後吉  
可也禮曹消吉只退數日使祔 廟之慶先於修  
陵之凶者何謂也判書洪瑞鳳雖自列百端終為

負先王之恩而陷 殿下於過舉也臣愚以為  
禮曹堂上及即廳不可不罷也噫 陵土之虧損  
是何等變異未告事由之前當存其迹以待 上  
命可也而繕工提調申景禎擅改沙土欲掩其迹  
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臺論已久而 俞音愈與此  
所以群疑滿腹而不敢言者也臣愚以為景禎不  
可不鞫問也臣聞十四日雷震之聲內自都城外  
至遠方數百里之外無不聞之而適於其夜 陵  
上有變則 陵官之舉實錄報有何可罪之事而

至於累次刑訊以為歸罪之地乎臣竊恐自此以  
後不幸而雖有取長陵一杯之土者 殿下無自  
而聞之也不亦惑乎臣愚以為洪有一無可罪也  
臣聞公論不在朝廷必在草野草野猶可言况衣  
食乎吾君而曾居侍從之列者乎刑曹參議羅萬  
甲起於久廢之中不思吹薙之能而遽抗戇直之  
章歷陳時故之疵全疏臣未之見雖未知其言之  
果皆適中而其心則愛君而已憂國而已罷介之  
命出於群情之外如是而可以開言路而來直諫

乎臣聞人窮反本張必有弛竄逐諸人之禦魅四  
裔者今已十有餘年則窮亦甚矣豈無自新之端  
乎當茲 大霽之日量輕重或移或放之 命出  
於天地好生之德而得張弛之道也兩司之臣旋  
復摧沮不問輕重一坊繩之無已甚乎嗚呼在凡  
人尚然况於至親之間乎佶僖健三人乃 先王  
血孫也流放海島今幾年矣壯者已衰幼者已壯  
男而未娶女而未嫁噫嗚呼其男衰此年壯之女  
其終閑死於鮫人龍戶之鄉乎 殿下仰體 先

王之至意俯憐骨肉之殞命特命赦以盡親親  
之道德至厚也 恩至渥也為臺臣者所當將順  
而成吾君之義也前正言趙壽翼身居言責各陳  
所懷而攻之者四面而起一則曰護送二則曰立  
節必欲削職而無所容其身噫此四字乃曩時攻  
人陷人之目而不圖今日復提起已死之文字也  
臣曾以此事冒陳於 求言之日矣一出供職必  
與壽翼同罪臣豈不量而輕出哉臣之所言數段  
皆是芻狗或觸時諱或速臺評臣之蹤跡不亦危

乎然欲已而不已者只恃 聖明之知而年前辭  
章之 批以隨事盡言為 教臣何敢為身謀而  
負 盛教乎伏願 殿下亟下臣章言可用者用  
之言不可用亟遠臣職使臣安心調病歸死松楸  
則自今至死皆 天地父母之賜臣不勝感激屏  
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禮曹叅判疏 乙亥七月

伏以臣宿疾沉痾之狀前後疏單中略陳之今不  
敢更瀆而自數日來又得瀉痢之瘥度數頻數食

飲頓減此夏月飲冷無節之致雖勤調治久未有  
效僵卧旅舍呻吟痛度日出而供職未可以旬月期  
禮部清班豈是養病之所哉再呈辭單政院沮却  
三度始入又以調理出仕為 教臣之狼狽一至  
於此哉臣雖至愚豈不自知才無遠用德非時望  
筋力已衰無陳力就列之勢疾病既痾有乞骸歸  
死之願 殿下不知臣之不肖 寵擢過隆 異  
數頻煩臣誠感激不忍便訣逢彈不去積謗任他  
臣之情狀不亦感乎臣聞古之退去者不必待大

閑之年也身有疾病則退去不容於時議則退去  
是以或有年四五十而退去者至於六十以後  
而退去者則相望於史冊中矣臣今年六十有七  
而身病已至難醫則可以去矣發言無章三司共  
彈至於累病之久則可謂不容於時議矣此非可  
去之時乎古之人有一於斯猶恐其去之不速况  
臣之兼有而疊逢之乎古之人君雖於宿德重望  
去就輕重於國者無不許其退者豈非優老體下  
之盛意而亦關於礪世砥名之一大機也况如臣

去留無一分損益於國而有同鳧雁之往來者乎  
伏願 殿下哀臣至情亟 許退歸使臣不為生  
行死歸之人不勝幸甚仍伏思惟臣今將退矣不  
以所蓄於會中者陳露於 冕旒之下而居然謝  
歸則不亦孤 殿下之隆恩異數乎不敢吹籬冒  
陳瞽說惟 殿下之垂察焉頃日風災近古所無  
屋瓦皆飛拱木拔根至於宗廟之內社稷之中顛  
拔者尤多吁此何等景象耶夫豈重盤錯之物尚  
皆如此况田疇之禾穀乎粟脆之木花乎臣聞畿

甸之內禾穀之秀而實者落盡無餘未秀者並節  
摧折乾枯木花之實與未實者幾盡凋傷果若如  
是民何所賴而衣食之國何所恃而責貢賦乎民  
而飢寒國而虛竭則其為目前之慘豈特如白虹之  
貫日正殿之雷震而已乎畿甸則聞之矣未知諸  
路之亦有是災否乎人自嶺南湖西來者皆言其  
災之慘甚於畿甸云其餘五道安保其獨免當今  
之世災異層疊人之聞見者亦以為尋常而不甚  
驚駭安知守令之不置而不報監司之不忽而不

聞乎臣目見變異仰屋長吁竊以為大臣必言之  
臺閣必陳之其弭變之道濟民之策必有以處之  
矣矯者豈足行乎有聞而察察以至今日臣實未  
曉其故也惟夫 殿下深畏天警益加惕念 召  
還大臣盡釋言事之臣雖宋景三言之善何以加  
此然而近來發號施令之間未聞有應天恤民之  
之政者獨何歟臣聞應天以誠不以偽恤民以實  
不以虛何謂應天之誠只在 殿下方寸之中耳  
誠能敬以直之於內義以方之於外操存之功不



昧於幽獨之中省察之意無怠於酬應之際使此  
心常明無私欲之蔽此心常警無逸豫之萌則  
殿下之心上與天通 殿下之德上與天合已生  
之灾轉而為祥將來之變銷而為福矣不此之懋  
而後以應天云者皆偽耳臣竊聞之外間喧傳禁  
苑有龍池之勝闕內有遊宴之漸宮省事禁未必  
非流傳之誤而若果有之此實無前之灾也莫大  
之變也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後謂之灾也成  
王一念之非而致風雷之變則安知今日之風灾  
不由於 殿下之一念乎伏願 殿下聞臣之言  
即自反於己曰我無是事此言胡為至哉即誅譴  
臣可也竄逐臣可也如有絲毫形似之迹則自反  
於己曰夫微之不可掩如是夫可廢者廢之可已  
者已之益加操存省察之功痛絕私欲逸豫之萌  
則天變不期弭而自弭矣何謂恤民之實亦在  
殿下方寸之中耳誠能誠心以愛民實惠以保民  
視民之飢猶己之飢視民之寒猶己之寒一事之  
害民者去之一惠之加民者益之 殿下既以百

姓之心為心則百姓亦以 殿下之心為心而平  
居有庶幾無疾之願臨亂有親上事長之義矣不  
此之懋而徒以愛民云者皆虛耳書曰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以庶民得其所則箕風畢  
雨有節而為瑞庶民決其所則箕風畢雨失節而  
為災民之憔悴未有甚於今日則其類之應豈不  
足以致大風狂雨之變哉臣愚以為 殿下亟命  
有司諭于八道監司詳審受災之輕重量減貢賦  
之數以示憂恤之意焉雖一尺之布一斗之米蠲

之則民德之加之則民怨之者乃其常情也臣欲  
設下之歛德於民而不欲歛其怨也噫所捐者九  
牛之一毛而所得者億兆之心其利害得失之歸  
豈不甚明乎臣聞京畿江原兩道量田之役始於  
今年此雖不得已之舉逢茲大無之年舉此莫重  
之後糜費不貲騷擾多端民安所恃而不至於怨  
且散也畿甸根本之地也關東荒僻之鄉也尤當  
存撫以保窮民何必趁期舉贏以速怨謗哉臣愚  
以為姑待稍有之年為之非晚也臣纔離彈論還

有此言人謂病風自知喪心而愛君憂國之誠得於天賦之初者未嘗泯滅於中而欲罷不能也伏願殿下以前所陳憐臣之情事而許其歸以後所陳自勉於聖躬而飭有司著實舉行倘於應天保民之實有一毫裨補之益則臣雖退死田廬亦不為虛遭一世也不然而殿下以人微之言而不加警惕之心該曹以經費之恤而不資保民之實則臣雖留在都下不過為貪祿之人焉而已苟容之人焉而已臣實恥之臣不勝瞻天戀闕

激劫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卿疏章嘉卿愛君憂國之忠疏陳之事當留念而議處以為修身保民之藥石卿其勿為退歸隨事直言以副予望

副提學辭疏 乙亥八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積謗之餘宦情益薄惟思致還職事歸死田廬疏單屢瀆未蒙 允許榻前陳懇反 下過獎臣之進退不亦維谷乎屢勉行公今有日矣春官亞卿係是閑冗非極望所在而猶且含羞猥廁

若涉淵冰欲於兩度舉動之後再陳乞退之章  
笑不意夢寐之外又有本職之命臣誠感感不  
感而惧臣之瘵病是弱不能行步之狀殿下既  
已下燭而猶責之以所難堪之任使之忘其將所  
以報恩者知臣莫如君直虛語耳噫玉堂之長是  
何等職耶論思之任輔導之責專在於此苟非其  
人君德虧損矣臣學術空疎精力已耗名浮於實  
用無所適比猶片之不可以服箱斗之不可以挹  
漿也銓官誤擬是欺銓官也殿下謬點是欺

殿下也上而欺君下而欺人臣之罪戾至此而無  
所逃矣不惟此也臣聞玉堂之官未經堂下者無  
徑昇長官之規迨來惟崔鳴吉破格為之而以鳴  
言之高勲隆望何所處而不當哉其餘若金德誠  
之才望而屢除屢辭終不就職况如臣駑劣又下  
於德誠者哉臣於癸亥反正之初雖被錄選而旋  
即為養補外又未幾時猥蒙堂上之加未嘗一  
日於本館之職則其不可違舊規出仕之迹與德  
誠無異臣雖無狀亦知無恥之恥何敢冒昧而出

以速官諺我伏願 殿下亟遞臣職毋妨賢路予  
萬幸甚臣不勝懇祈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意卿之才學允合此任勿為控  
辭速出察職

九月十七日劄 乙亥

伏以臣之言病非循例也乃實狀也臣雖至愚稍  
識分義何敢隨 駕托病而不入陪祭之列不參  
問安之禮乎誠未格天言不見信又加規外之  
息臣誠惶震靡地自容調治數日待或少間黽勉

供職以補涓埃乃臣區區之至願也昨昏病伏之  
中得見邸報 殿下特黜趙綱守郡閔塞臣誠驚  
惑不知其所以也頃日綱避嫌之辭雖有過激之  
言其心則欲盡所懷而正一時科舉之失也豈有  
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特以瀆擾於舉動之日或違  
聖上奉先思孝之期故臣是之懼是以請遞矣不  
意今者竟被譴黜之罪也 殿下以綱為何如人  
也居家孝悌之行莅官冰蘖之聲有足觀聽而文  
學博覽足以置左右而備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

之過戇而遽示好惡之私耶伏願 殿下亟寢  
補外之 命以示優容之意取進止

答曰趙綱之事殊甚駭異補外施罰固無不可雖  
然卿之劄辭如此當勉從焉

陳情待罪疏

乙亥十月二十日

伏以臣志氣衰耗精神昏憤凡干處事類多顛妄  
昨日因私息呈告而錯認逆獄不至大段數日之  
後自當完決敢冒以呈 聖旨嚴峻既以還出而  
又 下教於政院責其所以捧入之意臣誠惶悚

圖知自處方將伏藁待罪之不暇而敢以微情又  
暴於天地父母之前冀其有以垂恕焉臣父墳在  
安陰地母墳在居昌六十餘里之外每於節日不  
得並行展掃以三月十月十日行祀定為一家之  
式者有年矣臣雖有兄弟兄則年近八十常在枕  
席身亦宿病沉纏不得行步獨臣扶策裹鉞時時  
上墓矣今來都下已過半年十月常祀尚未舉行  
一年名節秋夕尤盛片廝馬醫之子田夫商隸之  
孫無不上其丘壠剪穢奠杯而臣獨絆名韉久不

省拜臣之不孝至此極矣臣身離草土今纔三歲  
餘哀未殄追慕深切常念踽踽孤魂獨處異鄉窮  
谷中嘗構屋數間於墓下以為死生相依之地而  
離違千里香火猶絕霜露既降宿草蕭索不但臣  
之思慕不置死若有知門閭之望豈與生前有間  
哉臣卧不安枕夢魂驚食不甘味舉匙哽塞者  
日復一日此所以不諒時勢而妄陳呈告者也伏願  
殿下垂憐臣職以正臣子不忠不孝之罪臣不勝  
戰慄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嘉卿誠孝卿其安心勿辭明年十

月下去掃省

十月

日割乙亥

伏以開告變之門者促止國之道也廢朝末年牛  
馬之賊自稱逆賊因嫌告訐拘繫蒲獄此所以致  
覆止之禍也 殿下即位以來凡曩時疵弊變革  
殆盡而其一尚存告變之獄治之不嚴識者之寒  
心久矣今者朴天健之告變尤極無形而成其獄  
者乃營將宣世綱也其教誘援引之杖希功樂禍

之心原情定罪淳於天健遠矣兩司拿鞠之請真  
得防奸杜漸之義而論列累日尚未蒙 允噫自  
此告變之門將日開矣告變之門一開則國脉將  
日傷矣比之於人脉不病雖有病不死脉既病則  
雖無大段疾病終必死矣國脉既傷而能享國長  
久者臣未之聞也 殿下之持難臣亦有以窺度  
之矣豈不以告門一閉則雖有不軌之徒潛形隱  
迹而無人發告為慮也哉此則大不然 殿下上  
應天命下順民心而為 宗社神民之主寧有奸  
謀逆節敢生窺覷於天命人歸之地哉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若 殿下未能無一毫狐疑  
之端而有所靳許於兩司之請則非臣所望於  
殿下而國家無時寧靜矣取進止

十一月十四日辭退疏 乙亥

伏以臣之遇知於 聖明而濫受規外之 恩者  
多矣按於積謗之中置諸清坊之地念其飢也則  
賜之米饌念其寒也則賜之耳掩念隨駕之無儀  
飾則賜之羽帶曲加之私偏施之數雖慈父之於



愛子何以加此臣雖至愚亦知感礪庶竭鴛鴦思  
效涓埃之報者是臣區區之至願也三南新結姑  
傳之請雖不量時宜而發臣之愚意以為此事關  
國家安危係民心離合是以累陳於 榻前瀝血  
而上劄矣 聖明不以為然廟堂不以為是此亦  
臣所見固陋不能周思遍慮而隨處見忤者也昔  
馮驩孟嘗君之一食客也而猶能焚債卷使薛民  
親君况臣之不為馮驩而受 恩之重不止於一  
食客而已者乎天若祚宋終無南轅則幸矣如有

不幸之變而南民之心不可收拾則 殿下至此  
必思臣言矣孟子有言曰禮貌未衰言不用則去  
之古之人遇有為之君而以論事不合去者不可  
以一二數臣雖庸陋竊畏聖賢之言而窺古人進  
退之節者久矣遲遲之行今始渡江雖被負 恩  
之誅非臣所怨悔也雖然臣豈敢忘 殿下之恩  
哉脫有緩急臣當扶曳赴死於道路則死於  
輦轂之下必不為偷生之鬼而已伏願 殿下亟  
遞臣職使臣得以安心退去不勝幸甚

答曰省卿上疏予甚缺然卿之不辭而歸似或過  
當待春暖上來以副予意事有旨

辭副提學疏 丙子正月

伏以臣拜昨伏承 聖批以無所失為 教而不  
許遠免臣誠惶感罔知攸處 聖明雖欲保全而  
時議大有所不然者臣何敢以瀆擾為嫌而不為  
之陳白乎臣奔哭最晚之狀前疏中已陳之矣至  
於無據之說又不勝籍籍臣竊怪焉臣於官門成  
服之後哭臨之行不可不急急而家無騎卒借各

官刷馬而來自安陰達京城凡六七百里所經之  
官一十有一矣道路耳目其可掩乎言者以臣奔  
哭太晚濫騎駟馬為罪目論議紛拏臣何敢自謂  
無是事而甘為從他笑罵之儒臣乎此臣之不可  
留者一也臣伏見崔鳴吉攻斥嶺儒之疏援引多  
端辭說狼藉而臣之姓名亦在舉証之中臣不得  
不為之畧辯焉臣與韓必遠語及之事則果有之  
矣必遠舉自己筵中之說而問臣曰退後云云之  
說君亦聞乎臣答曰吾出入鄭仁弘之門久矣仁

弘口未嘗出此言吾亦耳未嘗聞此言也但聞柳  
袞為陝川時對人言京中士習之不淑曰昔吾舉  
進士時有一同榜人負時之望者言及退後曰  
喪童之說退後辭職之時自陳於 榻前如此之  
事不自隱諱而至於上達 天聰其賢尤不可及  
也云其捏無構虛陽尊陰毀而推托於退後之自  
言者極其陰心此袞之言而出於深惡之意也臣  
與袞素昧平生特聞人所傳之語耳鳴吉乃曰為  
我道其所聞於人者有若對臣說道者然袞之言

出於痛惡陰構之態而鳴吉後稱有此云云有若  
袞自言喪童之說者然臣實未知必遠傳之誤耶  
鳴吉聽之誤耶削其本實舉其枝葉欲以為自明  
之証不亦異乎凡告君之辭必從實得的無一毫  
增損之端然後可以免自欺之失欺君之罪矣以  
臣言觀之則其他援引舉証之說亦安保其一出  
於真的無偽之地哉噫鳴吉 榻前之語初非有  
心於誣賢也實出於率爾無情之專誠如 聖批  
所謂妄發而張子所謂過言非心者也惟當自明

其無情之實而已可也顧乃多引廣証欲實其無  
情之說真所謂歸咎其不出於己者而終歸於遂  
非之地矣夫亦不思之甚也雖然此亦臣之罪也  
使臣不傳柳珍之言則鳴吉雖欲巧索其罅隙其  
可得乎惟其不慎拒機偶然言及於親劫之人而  
曾不料墮其計中終為誣賢棄職此非臣之罪乎臣  
之不可留者一也言既被物議又為鳴吉舉証如是而  
可以一日於論思之地輔導之任乎伏願 天地  
父母哀臣孤遠之蹤聞臣狼狽之狀亟遞臣職置  
之散地使臣得以尊意調病以待 國葬之日不  
勝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息借騎刷馬於義無妨戶判疏  
辭亦無有害之言宜勿固辭安心察職

斥胡使疏 丙子二月

伏以臣一疾已病不能出戶外今已四十餘日矣  
苟有一分供職之勢當此 國家多事之日何敢  
屏伏私寓自取逋慢之罪哉惟其病根深遠諸症  
日生四肢百體無一不牽引疼痛自數日來眩暈  
重發忽然顛仆者日至數三渴症復作飲冷無節  
饘粥稀鮮肌肉銷鑠沉綿日久精爽日耗以年紀  
揆之 其勢則然而深悔後前攝生之失宜也臣  
頃忝禮部再呈辭單獲蒙 恩由三告得透則庶

有調養之便不意新命又下狼狽尤甚也據實呈  
告至于四度而政院每却不受使臣無以暴白危  
忌壅蔽之患一至此哉清閑之局尚難曠闕况此  
言責之地補拾之任乎伏願 殿下哀憐臣病遽  
改臣職使得專意養病不至死三則君臣之間恩  
義兩至矣臣病伏中得接邸報知金差恐喝之事  
而其中定號等語實是大愕極痛之言也三司諸臣  
讜論忠言已盡無遺矣昨日 筵中訐謨閱略必已  
經盡矣非臣垂死之人所可預議而犬豕狗之言不

盡於採菟之日者非事君盡心之節故敢略及之  
噫大義所在如青天白日雖問之三尺之童亦必  
能言之况備局之群議乎 聖明之英斷乎然於  
答問答書之際不能示之以峻截之意而未免有  
低回苟且之語則彼必藉口以為朝鮮亦不以為  
不可也以此播聞於天下則其將何以自明耶一  
失其辭萬事瓦裂此臣之所大憂也至於西撻新  
叛中國是父母之賊子也雖不能閉關斥絕只當  
待之以從胡之列而不問其所從來彼若以為不

可如是則始可明言大義直斥叛逆之倖不可齒  
於與國信使之列則彼雖外示怒色其心則未必  
不以為義而知我國之有人矣臣知 殿下之處  
此必無有噬臍之悔而在我自強之策何至今寒  
寥耶帥臣之稱職與否非臣所敢知而既委其任  
當責其効山陵監董豈無其人而不許臺臣之請  
者何歟然 殿下之不許臣知之矣豈不以胡差  
未還之前難於有此舉措故也臣愚以為雖未即  
西召還京城使之預講其措置之方備禦之策待

胡差越江而即赴把截之所庸何不可哉且念體  
府之設其來久矣當此邊釁已急之日何不擇於  
時原任中稍知兵事者一人開府委任乎此實臣  
之所未曉也臣身將就木而心未全銷濫陳 廟  
堂之議非愚則妄而憂國之誠未泯於一息尚存  
之前敢陳瞽說冀 聖明之垂擇焉臣久闕肅謝  
職分已虧而昨日 命牌臨門又未能不竢屢而  
行臣之罪戾至此尤大亟命鑄削臣職以懲人臣  
不敬之罪臣不勝息迫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俱悉嘉鄉有懷必達之誠疏辭當留念  
而採施卿其勿為控辭調理察職

丙子劄子

伏以臣肅息之後又以過慮之見構短劄方欲繕  
寫投進昨見同僚簡通乃天變陳劄事也繼見大  
臣劄辭臣病伏中不覺驚起咄咄曰是何陰沴之  
氣敢干太陰之精若是其孔凶也欲叅同僚之劄  
而眩暈時發恐有顛沛之患乃以前構別獻焉應  
天以實之道宜不外於是矣其中因臺諫之請已

有蒙允之事而不敢削去者蓋欲 殿下知群下  
意見之同然也臣聞宋臣李綱告其君之言曰興  
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惟其哲故見  
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此故 殿  
下今日之所當法也臣請衍其說而獻焉夫興衰  
難於創業撥亂難於守成何者衰亂之世紀綱解  
弛庶事委靡賢愚不分邪正混淆為人君者尤當  
振之以英武照之以明詔臨大事當大難而不為



撓屈者英之用也別賢愚審邪正而無相傾陷者  
指之効也臣聞外間流傳殿下猶行素膳一向  
悲疚置國事於相忘之域而無一分振發之氣噫  
殿下一身宗廟社稷之所依百官萬民之所仰  
其可以自私之乎而乃効兒女子之事乎臺閣之  
臣請以御正殿接臣僚則不過一二日塞責而已  
是可謂用心之剛不為小故之所撓而為興衰撥  
亂之英乎臣聞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自  
古及今未聞有借才於異代者也唯患求之不誠

用之不公耳今日文武之才豈無可適於用者而  
為兩銓者不患求之不誠而臨政常有乏才之啓  
不患用之不公而注擬每發無人之歎此則兩銓  
之過也至於殿下之所以用舍者臣亦未見其  
一出於明指也頃年姜碩期金光炫等一時言事  
之臣雖未知其才器之如何而伏節死義之士當  
求於犯顏諫諍之中則其人之可用而不可捨也  
明矣放還今既經年矣何無叙命之下耶一國  
之事臺諫當言之大臣當行之今臺諫既言之矣

大臣何無稟定舉行之事耶不但此也其時居喉  
舌諫諍之地以言忤旨者不一其人而或未蒙放  
或在散地至於已死者猶未復官 殿下何示人  
不廣也雷霆無竟日之怒者真虛語耳噫已試之  
人才猶未能用則雖有奇才俊識必不肯出而為  
之用如是而可以為興襄撥亂之指乎臣聞昔宋  
徽宗以金兵日逼為憂問於宇文虛中曰事勢若  
此奈何虛中對曰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  
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草

金  
惠加諸民而解其怨者之心則使制梃以撻之  
之常賦之可以輕之可以輕者輕之務以一減分  
田雖未姑傳而 御供之可以減之可以減者減  
已之實則亦歸於虛文而已臣愚以為已行之重  
今日罪己之實事也然雖有罪己之名而未宥罪  
詳而若果有之其為君父歛怨者為如何哉此皆  
井人困於諸宮抑買之弊此事虛實臣未之  
所以也或云畿甸之民困於各衙門與販之費市  
之後矣至於畿甸之怨若甚於三南者臣未知其

之怨怒未有其於今日三商之心則固失於量田  
命學士草教下諭八方以慰軍民之心乎軍民  
與師討賊此所以成中興之烈者也 殿下何  
在龍灣下教罪已于時避方士民莫不掩泣思  
乎當今之病者也臣不遠引前古 宣祖大王  
民之志此皆當危亂不得不得之舉而其言亦中  
能燭德有未多乎上無以格乎天下無以定乎  
知理宗悔問邊命三詔罪已其略曰朕明不  
詔其略曰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對而朕不

虜之堅甲利兵矣臣聞重內而輕外者有國之常  
法也然或有內輕而外重者有如今日之謂也方  
張之賊猖然於江滯之外咆哮之怒灼然於朝夕  
之發而頤乃諉以重內任其擱突於疆域之中乎  
臣頃以此略陳於劄中臺諫亦有所論啓而未知  
廟筭結末之如何也然臣見邸報中兵使柳琳請  
禁軍十名而猶以大將軍官阻撻云甫則必無分  
半西征之理矣所謂各衙門軍官者皆一國精銳  
之武士也此輩或急於求仕之計或憚於本官之

任莫不曰緣請囑托名於各衙門不定額限多多  
益辦故本官守令莫敢誰何至於把摠哨官亦未  
得出身之人吁亦恠矣至於都監諸軍皆是鍊習  
之兵出而當敵何向不破而截之無用之地乎宋  
臣汪立信之言曰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  
干以實外禦此正為今日道也諸大將不念外禦  
之急復如前日之為不許分兵以壯邊禦則國事  
去矣元帥徒往何為哉 殿下雖以此屬反正而  
抑恐以此屬亡國也臣嘗聞之南以興臨死有言

曰吾為閫帥一未習陣而死是可痛也蓋以其時  
譏察之人往來頻數故不敢鍊兵習陣而有此言  
也豈非悲痛之辭也如此而可望將士之展布四  
體能辦殲賊之功乎無功猶可保有功則必不生  
故將士解體復頰頰贊息進無戰意退無守志惟以  
蒼直為自全之計由今之道無變今之習雖有孫  
吳之將不能一朝用也臣之所云以此屬亡國者  
此也臣聞兵務精不務多頃日 筵中有東伍無  
益之啓亦此意也我國鐵九射手乃天下無敵之

兵也倭人善炮而不能射虜人善射而不能炮我國無而有之雖橫行天下夫誰與我敵哉所患者軍律之不嚴陣法之不密而已誠得精炮四千善射三千騎射二千鞭殺各一千合萬有餘名則其於禦此賊也何有其法得戰場一處先定陣所多布棧鐵於前次積拒馬木其後以炮手四千分為四隊二千當前結陣二千或左或右因其地之形便而結陣空其一方者蓋慮相對放炮互傷吾軍也皆重行而坐放則立既放則坐以便後隊之放

炮隊既定次射隊射隊既定次殺手次鞭軍次騎射堂堂其陣井井其列退一步斬進一步賞申明軍令嚴飭行伍然後與賊相戰彼若鶴翼而來則前隊炮一千先放放後坐而藏藥後隊一千又放彼若長蛇而來則左陣先放如前隊之法賊至回五十步之內射隊發矢如炮隊之為炮聲不絕矣注如雨彼雖堅甲鐵馬安得不殪且潰也至於騎射鞭殺用於合戰之時或馳突以衝其中堅或埋伏以絕其歸路在臨機善用使耳蓋此賊有進無

退若炮射間斷則乘其間逼迫無暇用炮射耳若  
用此法九矢不絕則傷斃之數動以千數何暇迫  
逼吾陣乎故臣以為此禦戎常勝之法也此非臣  
之臆料乃吳玠駐隊矢之法也吳璘璠陣法之遺  
意也玠用此法有和尚原之捷璘用此陣有復秦  
州之功此其成效之可法者也臣一介腐儒生也  
其於用兵制敵之方未嘗窺測其糟粕而心丹憂  
國終夜不寐得於仰屋之餘者如斯故不敢隱於  
採菟之日矣然茲數事特有司措置中之事也其

大本在於殿下一心之定不定如何耳臣竊未  
知殿下之心定於退避歟定於進前歟臣嘗發  
其端而未究其說故今又及之臣聞昔宋景德元  
年契丹敗宋師于澶州次于澶淵邊書告急一夕  
五至中外震駭寇準勸帝親征高瓊麻革衛士進輦過  
河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  
氣奪交成和議而退高宗紹興四年金齊之師日  
迫群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  
免帝曰朕親總六師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樹

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是夜金師果引  
退齊棄輜重而遁已事昭然非殷鑑乎臣歷觀宋  
史退縮而獲免者未之有也進前而不勝者亦未  
之有也真宗中才之主也高宗柔懦之君也而猶  
能震怒親征卒成奇功况我 殿下以大有為之  
資值大有為之時英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哲足  
以正百官之心親征之教已下於即位之初者乎  
重申舊 教曉諭軍民赫然一怒進駐松都仍開  
體府劄住箕城內外相應遠近用命則不但辦景

德三十年之無事而已金齊之帥將不日而遁矣  
夫然後戰守和三策自我伸縮而惟吾所欲為已  
比諸退縮江都坐而待亡者其得失成敗為如何  
哉臣不欲遠引漢唐之事而終始以宋為言者宋  
之於遼金與我之於金虜也形相似也勢相若也  
宋之自弱與我之自弱同也宋之自愚與我之自  
愚同也遼金之弱宋愚宋與金虜之弱我愚我亦  
無不同故敢近取比而有此狂僭之願伏願 殿下  
以首所陳英哲之德自勉焉以末所陳親征之策

自奮焉以中間數事明飭有司可用用之可介介  
之母如近日外示採用之意而內無採用之實焉  
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二劄

伏以臣前後陳劄出於憂國盡職之心而識見短  
淺不足以動得人心 殿下雖以採用議處為教而  
備局以為迂遠而擔塞之臣何敢執以為皆善如  
張齊賢之為教第於其中 進駐之策雖聖人復  
起不非臣言矣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人心離合在

此一舉進一步則宗社存而人心合退一步則宗  
社亡而人心離臣實未知廟堂知不及此而然耶  
知既及之而猶然耶夫知不及而然也則是不智  
也知及之而猶然也則是不忠也不智不忠 殿  
下之所以倚毗者不亦孤乎請就其一歎而條下  
之其曰自前非無此議竟以兵力財用不給之故  
發議中撤此言誠然乎哉甲子南 巡之日臣終  
始不離未嘗聞此言也丁卯江都之 幸臣自鄉  
赴難未知其時何人畫此計而何人沮之耶老師



島中欲戰不得勤王之師八方雲集果以兵力之  
不給而未戰歟京倉積儲可以漕運列邑糧餉可  
以就食果以財用之不給而未戰歟其曰賊兵犯  
境之後更觀兵力財用然後別議舉措此則充不  
滿一哂草此 啓者其不聞張栻之言乎栻之言  
曰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  
機之日今日必勝之形在於進駐之策而不正其  
名不定其計必待賊兵犯境然後別議舉措耶臣  
恐其時舉措不過退避江都而已遣使乞和而已

人心潰裂將士離散然後雖欲進駐其可得乎且  
其兵力財用不能觀於今日而始觀於賊兵犯境  
之日乎以此不成說話雖欲愚弄三尺之童猶不  
可欺也况於君父之前乎其曰今者未有定計而  
先入於教書中近於失信似難輕易宣布此則不  
欲失信於民猶之可也然今之未有定計者誰使  
之然歟 殿下曰可退避大臣曰不可退避 殿  
下曰不可進駐大臣曰可進駐以至於卿士大夫  
同然一辭則 殿下雖欲不進駐得乎今也未嘗

以進駐之計聞於上而乃曰未有定計乎金人所謂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者不聿而近之矣臣之所以必欲添入於教書中者欲以定都中士庶之心也欲以振八路軍民之心也欲以鼓西方將士之氣也而乃曰似難輕易宣布與臣之見不亦左乎李植以文章器量見推於當世被擢於廟堂而為副提調之任其為任不亦重乎而乃於告君之辭若是其委靡低回苟以塞責而已不念國家危急存亡之計吁可惜也會謂清明之朝無一

人如寇準之毅然當事而反效王欽若之沮誤大計乎臣實恠焉伏願殿下先謀諸心以臣言為可用也亟定大計播告中外以臣言為狂妄而不可用也亟斥臣職俾安愚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三劄

臣聞蹈猛虎之尾而不思防制之策則終為虎口之吞撩毒蛇之舌而不為捕殺之備則終被虺舌之螫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夫金虜猛虎也毒蛇也朝廷撥義介絕而彼既勃然怒去則既蹈其尾矣

既撩其舌矣而防制捕殺之策何遑然無聞歟抑  
臣病螻蟻巷有若鬻警雖有 聖上奮發之舉廟  
堂規畫之策而未之聞未之見耶不然何其泄咎  
之至此也臣頃以元帥急西之意略陳於辭職之  
疏而已承採施之 批矣傾耳以聽者數日矣今  
聞元帥之行卜在三月二十日之後一何綏綏耶  
事機已迫急於燃眉何暇卜日乎元帥行裝一丈  
釘耳何暇治裝乎天祚我國彼或容忍更容使介  
之往復則幸矣不然手下精銳朝令夕發風飄雨

驟倏然而至天塹長江為彼所有則誰有孫吳之  
將熊羆之卒已無及矣在廟筭有緩不及事之譏  
於帥臣無聞命即行之義謀國之策急君之義果  
如是乎臣愚以為即命推轂星火馳進治其軍旅  
整其器械把截江灘繕治城池以為死守之策毋  
為退步之計者此今日 聖上委任責效之意而  
帥臣捐軀報恩之地也噫我國天下精兵處也隋  
唐百萬之師尚不能互撐况蕞爾小醜乎彼之鐵  
騎必不當我之鐵丸彼之弓矢必不如我之強勁

而彼則直前無退我則惟恟善走此其勝負強弱之所由判也然此皆將不得人焉已非我國人性本然也誠使任元帥之責者忘黃金橫帶之樂靈宗社將亡之涕激勵三軍振作義氣則彼雖衆強焉能與我敵哉至於戰守之便措置之宜亦在於元帥料理之中而兵難遙度必至金城然後充國之策始得便宜此臣之所以亟請西下而不可晷刻留者也臣竊惟一國精兵名武咸萃於諸大將之手而無事則為農墅監董之後有事則為扈衛

偷安之所丁卯江都之事識者至今痛心安有集一國之精銳老於島中而不肯出一兵馳隻馬窺賊兵於津外數百里之外而顧乃以內變可虞之說熒惑上聽而為自己保全之地乎勲臣之休戚與同者富貴已極有生之心無死之氣者例如此可以為緩急之恃乎今時則與彼時異彼既動兵則雖卑辭以乞和必不聽也厚幣以求緩必不從也等其亡也曷若背城一戰以決勝負哉諸大將軍官及炮殺諸軍其數甚多分其精銳之半付

之元帥則不待徵兵諸路而軍威已振矣臣又以過慮者畢其說焉五月之葬雖是諸侯之制而經權異時不可膠守傳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古亦有曰亂而葬故多闕者蓋其時勢使然也脫有侵突之患發於未葬之前則為之將奈何臣之愚意以為進卜吉日亟成大事未及之後觀勢追完未為不可此乃權而得中之道也夫然後專意武備殿下親御六飛進駐松京督策將士嚴明軍政益礪宋太祖惟有劔之意則澶淵萬歲之聲足以集

拔虜之魄而三軍之氣可以百倍矣臣素昧論

妄陳大謀猷古人所謂狂態未除者故為臣發也

伏願 聖明憐其情而恕其罪取 進止

辭疏

伏以古人有言自知者為明臣雖至愚豈不自知筋力已衰驅策使令之後非所堪也下部跋躄升降 殿陛之職非所堪也志慮昏憤不合於論思輔導之責鋒鏑銷鏃不合於糾正諫諍之列若大老小子內于外無一可以堪其任者而惟幸寸心

猶未盡銷手中猶能把筆欲以所得於心者宣之於筆以為垂死輸忠之地而言亦心之出也其心既荒故發於言語文字者亦甚無味輕淺而無遠慮迂滯而違時宜宜乎笑罵之皆至而絲毫之無補也臣今犬馬之齒距大閑只隔一歲年已至矣病已痼矣臣之計惟有乞骸歸死一節而已或以為當此邊鄙日聳之時致其事而退恐非孟子有師命不敢請之義也臣以為此則不然所謂有師命者國既被兵之謂也非如今日但有覺端而無

門庭之憂也天祚我國虜若悔禍則安知不歸於終無虞也設有危急之變而古之人以言不用志不伸退去者何限當金兵總解京城圍方攻太原之日李綱乞致仕章十餘上當國有大喪上下皇皇之際留正出國門上表肩輿逸去當元兵克介彊土日盛之時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單車宵遁此皆已事之可據者也茲三人者身居相位德業聞望謀猷計畫真可以扶顛持危以其出處為國存亡者為如何哉而其決然於進退之際

如此况臣微末之蹤狂言妄計無一補益於時而  
大葬已完靈輿既返則臣之進退豈不綽綽然乎  
不辭而退不得已也伏願 殿下亟濇臣本職及  
無帶同知經筵仍許致仕使臣得以安心退去焉  
幸以賴 殿下仁恩得延數年之命則優游寵詠  
歌咏 聖澤不幸而獲戾于天濇先朝露則當埋  
骨先塋 側生安死順天非鴻恩臣不勝瞻天望  
闕踉蹌殞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山城劄子

伏以再昨請對非有一謀一策可以有補於群議盈庭  
之日只欲仰望 天顏暫陳淺見而已玉容瘦悴  
倦於酬應氣促言短未盡所懷惘然下陛含淚出  
門矣目今天心助順 聖怒赫然諸將有死之心  
士卒無生之氣應募之軍日益衆殺賊之報日益  
多破竹之勢指日可待此正轉危為安不灰舊物  
之秋也昨日胡差之來徃非本情也乃翫我也愚  
我也若信其甘言復墜其術中則向之有死之心  
者轉而有生無生之氣者變而無死宗社存亡姑

置勿論而 殿下及膚之患又後有以來斷指之  
說矣抑臣之所大怪者元帥之事也以賊奴遺君  
父使之窮縮於一髮孤城之中而晏然退在迆無  
赴難之聲古今天下安有此等司命乎 殿下堅  
定奮發之志勿為邪議所撓奪亟遣金吾即取元  
帥頭竿之軍中然後隻輪不返之功不日可辦矣  
取進止

再劄

伏以臣竊聞外間喧傳之說昨日佞臣之行有以

稱臣陳乞者云此語誠然乎哉若果有之必是崔  
鳴吉之言也未知鳴吉稟旨定奪而往耶抑亦私  
自臆決而有此言耶臣聞之不覺心膽俱墜嗚咽  
不能成聲也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  
諂乃一降書也然猶不書一臣字名位猶未定也  
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定則將  
惟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  
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  
則 殿下其將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



聲罪致討後之則國已亡矣劉此地頭 殿下將  
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緝臣則城圍可解  
也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小人之忠况  
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  
亾者乎與其屈膝而亾曷若寧死社稷乎况  
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乎嗚呼我  
國之於中朝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其可  
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夫無三日鳴吉欲二其  
日民無三五鳴吉欲三其主是可知也孰不可忍

也臣身病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欲相容  
於同席之間伏願 殿下痛尔鳴吉之言以正責  
國之罪若未也亟命罷尔臣職使妄言者不得作  
取進止

三劄

伏以臣區區陳劄之意實欲豫防鳴吉稱臣之語  
而一夜之間遽行其計臣未及聞知不能以死爭  
之臣罪大矣主辱已極臣死當矣而猶且遲回隱  
忍不能自決者猶幸 殿下確然無出城之意臣

何徑死哉第聞彼虜求介和之臣甚急云臣雖非  
首請斬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實有之臣  
死而有一毫補益於存亡之計則臣敢愛身而不  
為君父死哉伏願 殿下亟令廟堂議處以臣應  
虜人之求取 進止

#### 四劄

伏以臣之自決政為不忍見 殿下今日之事而  
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恠之鳴吉既使 殿下  
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以承

順為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 皇明之印  
則 殿下當爭之曰自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  
年此印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清國云彼若求  
助攻天朝之軍則 殿下當爭之曰天朝父子之  
恩清國亦知之矣教子攻父有闕倫紀非但攻之  
者有罪教之攻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凶狡亦必諒  
之矣伏願 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已無得罪於  
天下後世不勝幸甚臣命在垂盡既不能扈駕又  
不能哭辭於路左臣罪大矣臣本職及無帶並命

改遞使臣得以瞑目取進正

相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相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